

行與止：側寫嘉豪

阮邦耀校長

「行」是踏步向前，有前進之意。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學習了很多「前進」的思維和行動，包括勤奮、堅毅、刻苦、進取等，這都是「行」或「進」的學問，付諸行動有助我們不斷成長和進步。

「止」是不進，有停下之意。我們常說「適可而止」，但怎樣才是「適」端視乎不同人的闡釋和選擇。此外，我們對於「止」的思考和運用更甚少討論和研究。文中子的《止學》有很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在中學階段，若同學的目標平凡而單一，例如只在獲取好成績進入大學、或只在發展個人的體育興趣等，「行」的學問便十分適用，我們只須勤加練習、抱持堅毅的精神奮勇直前，成功便離我們不遠。但對於不少田中的同學來說，由於他們都具備多元才華，他們的夢想既高且遠，亦常常不甘於追求單一的夢想。他們很想在六年中學生涯中，既獲取優異的公開考試成績以入讀心儀的大學和學系，又能實現學業以外高遠的夢想。在這高難度的挑戰下，「行」與「止」的相互配合便顯得十分重要。

俗語有云：「追兩兔不如一兔在手」。它反映了部份家長和學生的心態：寧願追求平凡單一的目標而有所得，不願同時追求多個目標而承擔一無所有的風險。但對於很多不甘平凡的田中學生來說，他們不單擁有高遠的目標，更希望能嚐得「追兩兔，兩兔在手」、甚或更多「兔兒」的滋味。他們明白這樣做須付出更

多心力和血汗，去克服重重的學科難關、時間的緊絀、身心的軟弱時刻、測考和比賽的心理壓力、和未知的成長衝擊等。他們都想歷練於苦樂交纏之中，以併發自己的潛能。這更須在「行」、「止」配合得宜方可成功。

就以今年即將畢業的至逸社同學來說，黎咏媛、歐穎婷和林敬恩都是既具潛質又有志於「追兩兔」的同學。咏媛和穎婷在中五時參與了為期半年的培訓和競賽，成功獲取了香港十大傑出學生領袖的榮譽；敬恩則積極參與社會服務，於上年度已獲得本校最高榮譽的田家炳博士獎學金。三位女同學在校內都能保持優異的學業表現，預計在文憑試中都能取得理想成績，順利選讀自己心儀的大學和學系。

男同學方面，令我印象較深刻的是今年即將大學畢業的蔡楚航、張浚琛和李嘉豪校友。三位是同班同學，對田中的感情和歸屬感又特別深厚。楚航是第一屆香港十大傑出學生領袖的得主，領導能力人人稱頌；浚琛自小喜愛踢足球，在中二時已是本校足球隊的隊長；嘉豪是籃球校隊隊員的偶像，當年曾與籃球隊一起創造田中的「世紀之戰」，勇奪大埔與北區學界籃球賽的冠軍。

他們三位踏進大學後好像仍沒有離開過田中似的。特別是嘉豪，這幾年都不斷回校協助籃球隊訓練，又由於教練汪太的身體欠佳，嘉豪正考慮逐步接手教練的職務。也因為這緣故，我在這段期間與嘉豪碰面的機會多了，觸發了我對他成長經歷的一些回憶和思考，嘗試從旁觀者的角度探討一下他在「追兩兔」過程中的行與止。

嘉豪是舊制的學生，須在中學會考（中五）和高級程度會考

（中七）都「過關」才可踏進香港的公營大學。他在初中時成績並不太理想，但對打籃球的熱愛卻超乎常人。在教練汪太和隊員的共同努力下，到嘉豪升讀高中時球隊已有很好的表現，除了嘉豪外，隊中還有不少出色的球員，彼此的感情亦十分好。

踏進中四、五，課程開始變得廣濶和具一定深度。嘉豪開始同時專注於籃球練習和應付中學會考。對於中學會考，我感到他為自己所訂的目標只是平凡地過關：升讀中六。學業目標不高、挑戰不大，令嘉豪有相對較多的時間練習籃球。雖然如此，這「追兩兔」的過程亦佔用了他大部份的課餘時間。由於嘉豪潛質優厚、性格爽朗、又樂意付出，在學業和球隊練習上都能貫徹學習計劃。換句話說，他能有效發揮「行」的學問，故能兼顧兩方面的發展，最終順利升讀中六。可是，在學界籃球比賽上，冠軍的名銜總是擦身而過。嘉豪和其他球員雖然在輸了比賽後都很傷心，但經與汪太檢討得失後並沒有怨言，團結一致，繼續奮鬥。《止學·心卷九》有云：「事之未濟，志之非達，心無怨而憂患弗加矣」。因此，對嘉豪來說，升讀中六固然欣悅，但更重要的是多了兩年的時間和機會，去實現學界籃球冠軍的夢想。

升上中六，嘉豪沿用同一種「行」的方式去繼續其「追兩兔」的夢想旅程，但卻沒料到高級程度會考課程和考核的要求相對於會考有大幅度的提升，一套曾經合用的學習策略已不再適用。數月間，嘉豪在學業上已開始脫軌，情況更有日益嚴重的趨勢。換句話說，在面對艱深的課程和評考時，單憑努力、刻苦、堅毅等「行」的學問並不足以「追兩兔、兩兔兼得」。要成功必須掌握適用的學習方法和技巧，那便先要懂得「知止」的七證功夫（見

序：知止）。

班主任嘉倫老師和多位老師都勸導嘉豪要減低籃球練習的時間和投入，將時間轉投，以適應高級程度會考的課程和調整學習方法，否則縱使取得學界籃球冠軍，卻無緣晉身大學，這肯定是一項遺憾。據老師表示，在他們介入後，嘉豪投放在籃球的時間沒有大幅改變，但有嘗試更認真地學習和改變學習方式。由於嘉豪需要一段時間和一番努力才可改變學習方式，成績雖有反覆但亦算穩定下來，而整體結果卻未見明顯改善。這情況屬於應止不止，單獨強化「行的學問」並不足以解決問題或扭轉劣勢。

這情況一直拖拉至中六期終考試結束。嘉豪的成績未有明顯改善，老師們都感到既擔心又可惜，嘉倫老師特意安排嘉豪與我面談，讓我也加入勸導嘉豪的行列。我和嘉豪討論的焦點是：「當老師們都認為嘉豪有潛質取得大學學位，但按他當時的成績，學校應否強制他在中七級時不可參與學界籃球比賽。」最終我被嘉豪對籃球的熱誠打動，同意他繼續參賽，而嘉豪則主動承諾會將練習時間減至最低，只參與學校的指定訓練，與在最後一場比賽結束後會暫停練習籃球，直至公開考試結束為止。結果在老師和汪太的鼓勵下，嘉豪在練習時全情投入，不浪費一分一秒，練習過後則全情投入學科學習。暑假過後，嘉倫老師告訴我嘉豪的學習情況已有明顯改善，大家都為此感到欣悅無比。

我認為嘉豪的轉捩點在於迅速減少籃球練習時間，此所謂「知止而行止」。《止學·蹇卷七》有云：「人困及正，命順乃奇。以正化奇，止為樞也」。意思是說：人處困厄是正常的，命運順利是出人意料的。把逆境轉化為順境，有所不為是關鍵。當這關

鍵的「止」已然建立和啟動，嘉豪就可以繼續轉投更多的時間去改變學習方法，以及持續刻苦學習，繼續發揮「行的學問」。這「止」與「行」的相互配合，確實是成功的關鍵。結果，嘉豪成功入讀大學。

大約兩個月前，嘉豪返校協助籃球隊練習，他表示正思考大學畢業後的出路，但無論是繼續升學或就業，他都很想接替汪太的教練崗位。此外，嘉豪談及自己的一些改變：以前只要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會不加思索，想做就去做。但現在做決定之前都會思前想後，不希望做錯決定，變得十分猶豫。

我素知嘉豪對汪太和籃球隊的感情非淺，對他的想法並不感到奇怪，亦十分希望他真的可以回來協助球隊發展。另一方面，我很歡喜看見嘉豪的改變。這改變是成熟的表現：對於重要的決定，能多加思索，希望不會作出有偏差的決定。這就是「知止」，「知止」才能有所得（見序：「知止」）。《道德經·立戒》有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止學·智卷一》亦有云：「大智知止，小智惟謀，智有窮而道無盡哉」。

嘉豪在「追兩兔」的「行」與「止」對不少田中的同學都具參考價值，盼望同學在閱讀後能多加反思，努力在學業及成長上自我提升。